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4.008

论博尔赫斯幻想小说的想象建构

孟晓¹, 杨黎红²

(1.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3; 2.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博尔赫斯的幻想小说以其虚实难辨和智性哲思在世界幻想小说之林中熠熠发光。在小说创作中, 他不仅运用严谨考证和权威背书、类现实主义背景和记录文式语调等策略模糊小说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线, 而且将丰富的想象与抽象的哲学思考结合在一起, 以极具功能性的梦幻形式呈现出来, 既为实现小说虚构的合法性作出了卓越努力, 也在拓展小说想象空间方面有突出贡献。

关键词: 博尔赫斯; 幻想小说; 想象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4)04-0057-06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 被誉为“幻想文学大师”, 其作品大多具有一种真假不分、虚实难辨的特质, 同时还浸透着哲思, 带给读者高深莫测、多智思辨的特殊美学感受。他不愿屈从现实主义创作主流, 认为作家应该创造比现实更真实的东西, 忠于自己的想象, 忠于一些更为深层的东西。其作品中看起来超出日常经验之外的环境、事物和人其实都有现实的基础, 加上作家有意运用一些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和细节描写, 由此形成云雾缭绕、亦真亦幻、虚实难辨的创作风格。除了拓展想象的空间之外, 博尔赫斯还意图传达某些深层的思想或理念, 作品中随处可见对某些形而上问题如时间、死亡等的探索与讨论。梦境与现实的关系也是博尔赫斯的创作来源之一, 其作品中常有以梦境为依托、梦境影响现实等情节。博尔赫斯的作品体现了幻想小说的特点, 现实与非现实、自然与超自然之间原本看似泾渭分明的界限被打破, 使读者对由此产生的新世界产生困惑, 而二者之间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恰恰是幻想小说产生特殊美学效果的基础。本文拟从博尔赫斯的幻想小说与现实的巧妙糅合、与哲学思想的融合以及现实与梦境的混淆等方面, 对其幻想小说的特征进行分析。

一 幻想与真实的杂糅

博尔赫斯在其幻想小说中, 运用多种叙事策略, 以营造亦真亦幻的世界氛围。作品中幻想与真实水乳交融, 产生一种真伪难辨的效果。作家深刻理解虚构与真实的辩证关系, 认为“所有的虚构都是瞎编, 重要的是要能感受到那些虚构来自真诚的幻想”^①。他赞赏《堂·吉珂德》在真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之间建立的一种非常奇妙的关系, 既相互对照, 又相互联系。因此, 博尔赫斯提倡师法塞万提斯对主观和客观、读者世界和书的天地的混淆, 宣称“幻想世界和真实世界(我们阅读时把它当作真实世界)的短暂汇合, 是现代的”^②。

博尔赫斯运用严谨的考证, 以学者和书籍的权威性为其幻想世界的真实性背书。在《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中, 叙述者和他的朋友为了考证谈话中出现的一句据说为乌克巴尔创始人之一的名言出处, 查阅了许多百科全书、地图册等资料, 后来在一本《英美百科全书》第26卷中找到了有关乌克巴尔的条目, 但诡异的是, 这部百科全书比通常的版本多了4页, 多出的恰好是有关乌克巴尔的条目。为了寻找更多的佐证, 他们又前往国家图书馆查阅了许多地图册、目录、地理年刊、回忆录等, 但皆无所获。直至两年后,

收稿日期: 2024-01-26

作者简介: 孟晓(1977—), 女, 山东济南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①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私人藏书:序言集》, 盛力、崔鸿如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第46页。

②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探讨别集》, 王永年、黄锦炎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第82页。

叙述者偶然看到《特隆第一百科全书》(第11卷),震惊地发现之前遍寻不到的乌克兰是这个叫特隆的陌生星球中的一个地区或国家,而这部百科全书全面介绍了特隆的语言文学、古典文化、哲学、数学等。据以上情节可知,特隆是个与地球文明不同的外星球,它的存在明显属于幻想,但是叙述者和他的朋友的活动是现实的,而且他们以严谨的学者态度进行追寻式考证,赋予了这些活动和他们考证内容的真实性。此外,百科全书作为工具书的权威特质也赋予了乌克兰和特隆星球某种真实性。然而,由于这部百科全书比通常的版本多4页,又使读者对它的真实性产生质疑。可若其中的辞条全都是杜撰的,特隆星球根本是子虚乌有之说,特隆世界中的事物又确实存在于现实世界当中存在着。由此,小说一直在真实和虚幻之间游移,如同走钢索一样保持着微妙的平衡^①。除此之外,《凤凰教派》《布罗迪报告》《永生》等也都采用了某种看似真实的权威材料作为小说幻想内容可靠性支撑。

博尔赫斯常常使用精确的时间、现实中的地点、确切的人物等来为作品设置类现实主义的背景。《秘密的奇迹》的开头是这样的,“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亚罗米尔·赫拉迪克在布拉格市泽特纳街的一栋公寓里梦到一局下了很长时间的棋,此人是未完成的悲剧《仇敌》的作者,还写过《永恒辨》和一篇有关雅各布·贝姆的间接根源的考证”^②。《永生》的开头,“一九二九年六月上旬,土耳其伊兹密尔港的古董商约瑟夫·卡塔菲勒斯在伦敦给卢辛其公主看蒲柏翻译的《伊利亚特》小四开六卷本(1715—1720)”^③。《另一个人》的开头,“事情发生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地点是波士顿北面的剑桥”^④。这些小说都是一开始就提供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背景,使读者进入即将阅读一本现实主义小说的氛围,继而不假思索地认同它发生在现实世界中。此外,博尔赫斯还热衷于让真实的人物进入小说。《特隆、乌克兰、奥比斯·特蒂乌斯》中,叙述者讲述了“我”和朋友考证发现特隆世界的经历,这位朋友名叫

比奥伊·卡萨雷斯,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位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密友,读者马上会认出“我”就是作家本人。在这种情况下,当读者发现书中那些超越现实的部分时,就不会立刻意识到它是幻想,而会产生一种疑惑,难辨真假,从而不得不进一步投入智力去阅读、去判断。

司空见惯的口吻和详实的细节也为博尔赫斯的作品营造出一种“逼真”的效果。尽管博尔赫斯曾经在承认自己受过卡夫卡影响的同时,声称自己很快放弃了对他的模仿,但在用最平淡无奇的口吻和真实的细节来讲述最神奇的事物方面,卡夫卡的影响从未消失。无论是多么令人不可置信、超出现实经验的事情,他都采用一种沉着冷静的语调,甚至是一种近乎学者的枯燥记录文式的语调,煞有介事地娓娓道来,令人不得不信服。即使是幻想的事物,他也描写得极其细致精密。《特隆、乌克兰、奥比斯·特蒂乌斯》中,他这样描述一件流传到地球上的特隆物品:“器皿中有一个神秘的罗盘,像一只睡着的小鸟那样微微颤动。……蓝色的指针竭力指向磁力的北极;金属外壳有个凹面;表盘上的字母是一种特隆文字。”^⑤对另一件更加神秘的物品的描述也很写实,“他发酒疯时宽腰带里掉出几枚钱币和一个骰子般大小的发亮的金属圆锥体。一个小孩想去捡,可是拿不动。一个大人好不容易才捡起来。我把它放在掌心,重得支持不了几分钟,放下后,掌心还有一圈深深的印子”^⑥。这种现实主义风格的细节描写,会给读者带来一种错觉,即认为小说所描写的东西是真的。

博尔赫斯以高超的文学技巧和创作策略,模糊了小说虚幻与真实的界线,实现了幻想与现实的虚实相生,呈现出独特的美学形态。

二 幻想与哲学的结合

博尔赫斯幻想小说往往把丰富的想象与抽象的哲学思考结合在一起,在幻想世界中探讨时间、空间、永恒、死亡、自我等形而上的问题。这一特点的形成与作家本人的哲学气质密切相关,他从

①王楠,王欣宇:《亨利·詹姆斯《金碗》中的真实观》,《外国语文》2022年第1期。

②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杜撰集》,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

③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阿莱夫》,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④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沙之书》,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⑤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⑥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少年时代就经常陷入形而上的思索之中,晚年曾回忆自己小时候就会思考一些终极问题:“有时我睁眼躺着问我自己,我是谁?或者甚至问,我是什么?我在做什么?”^①他多次在访谈或文学散论中提及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他认为一切能够感知的事物都是真实的,包括梦境、幻觉和想象等,声称“但是我不明白事物怎么能是不真实的。举例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说哈姆雷特比劳埃德·乔治^②不真实”^③。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角色,劳埃德·乔治是现实中的英国首相,因为他们同样可以被认识、被感知,所以博尔赫斯认为他们是一样真实的。这种哲学思想,与他自小生活在书籍世界中有关。他承认,“我对事物的理解,总是书本先于实际”^④。他往往先从文学世界中获取知识和经验,然后才到现实世界中去体验和验证。他说:“我一向对那些把现实和文学分开来谈的人感到恼火,仿佛文学不是现实的一部分。”^⑤对他而言,文学就是现实。当其他作家模仿现实进行创作时,他却更多地模仿文学,而且是他所喜爱的充满想象力的文学,因此其创作大多是幻想小说。

在这些幻想小说中,博尔赫斯孜孜以求地探讨着困扰他的那些形而上的基本问题。对“自我”问题的思考始终是他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在其《神学家》《另一个人》《博尔赫斯和我》《南方》等作品中都有体现。他说,“我想到了一个观念——这个想法就是,虽然人的生命是由几千个时刻与日子组成的,这许多的时刻与日子也许都是可以缩减为一天的时光:这就是在我们了解自我的时候,在我们面对自我的时候”^⑥。在诗歌和回忆录中,他多次谈到,自己经常性地产生疑问:我是谁?我是什么?我在做什么?在他看来,自我是一个谜,一个艺术家必须去面对要解答的谜。他对自我的展示不遗余力,甚至像生物学家一样切片研究。《博尔赫斯和我》中,他把自己割裂为两个博尔赫斯,一个是平凡人,一个是名人,由此

展开了一场独特的心灵独白。《另一个人》也有两个博尔赫斯,一个身处 1969 年的剑桥,已经 70 岁高龄;一个身处 1918 年的日内瓦,年方 19。《1983 年 8 月 25 日》延续了这一主题,是 61 岁的博尔赫斯和 84 岁的博尔赫斯之间的对话。他将自我视为“他者”去审视,去剖析,从而更全面、立体地展现自我。在晚年他声称:“实际上我不能创造人物。我写的总是身处各种不可能的状态下的我自己。就我所知,我还不曾创造过一个人物。在我的小说中,我以为惟一的人物就是我自己。我将自己扮作加乌乔,扮作街头恶棍,等等。但是的确,那始终是我自己。我把自己设想在某段时间里或某种境况之中,我不曾创造过人物。”^⑦一方面反映了他对自我的不懈探究,另一方面也和他的文学创作认识有关。他认为文学作品的基础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生活经验,重要的是作家的思想,所以外在的人物对他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的思想世界。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发现,“有一个人立意要描绘世界。……临终之前不久,他发现自己耐心勾勒出来的纵横线条竟然汇合成了自己的模样”^⑧。

由于长期生活在观念世界中,博尔赫斯对自我的认识是非常形而上的。受叔本华唯意志论、印度佛教及其他一些唯心主义的影响,他认为自我存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任意转换的,甚至声称自我是不可知的,是某种稍纵即逝的精神状态。这种对自我的疑惑与否认,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我就是我》一诗一开始:“我忘了自己的名字。我不是博尔赫斯。”诗人宣称自己只不过是文字、对句,“我知道只是一个回声,希望无牵无挂地死去”^⑨。他多次有“我是瞬间,瞬间是尘埃”“我只是回声、遗忘、空虚”之类的表述。这种类似“无我”的观念,或者说个人身份任意性的观点,使他能够接受“泛神论”的思想,将自我与世界中的其他人联系起来,从而在文学的圈子里形成一种“共同作者”的概念,即“所有作

①威利斯·巴恩斯通:《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西川译,作家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5 页。

②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 1863-1945),英国自由党领袖,一战期间当选为英国首相。

③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话录》,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9 页。

④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自传》,转引自陈众议《博尔赫斯》,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 页。

⑤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话录》,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 页。

⑥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诗艺》,陈重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0 页。

⑦威利斯·巴恩斯通:《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西川译,作家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0 页。

⑧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诗人》,林之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53—154 页。

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夜晚的故事》,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2 页。

家,包括莎士比亚,都既是众人又什么人也不是,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活着的文学迷宫”^①。这种个人身份同一性观念和他的时间轮回理论,使他产生了对永恒的向往。

时间也是博尔赫斯始终关注的重点问题。古典主义诗学中著名的三一律——“情节、时间、地点整一律”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艺理论家在翻译和阐释亚里士多德《诗学》时总结出来的^②,可见“时间”要素长期以来就是文学创作中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③。博尔赫斯在《环形废墟》《另一次死亡》《秘密的奇迹》《阿莱夫》《永生》等作品中,他思考时间和与时间相关的永恒、循环等问题。他说:“时间是形而上学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一切都迎刃而解。”^④只是他对时间的多样性和各种可能性(直线的,循环的,平行的,相交的,停滞的,倒退的,分岔的……)的探索,这些在他的小说中也有直观的体现。

《环形废墟》是对时间循环的思索。一位从外乡来到被焚毁的环形庙宇的魔法师,对自己的名字和过去茫然不知,只执着于自己来到此处的使命:要梦见一个人,使之成为现实。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终于在梦中模拟了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少年。当他梦见了焚毁的环形庙宇中被供奉和膜拜的神祇——“火”(它在尘世的名字)——之后,少年醒了过来,有了生命。除了“火”和魔术师之外,所有人都以为少年是有血有肉的人。魔术师把少年看作自己的儿子,教导他,却也担心他,害怕他发现自己其实只是一个幻影,只是另一个人梦的投影,而不是真正的人。小说的最后,这座环形的火神庙宇的废墟再次遭到火焚,魔法师投入火焰中,却发现自己并没有被火吞噬,他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是一个幻影,一个别人梦中的投影。小说题目中的“环形”意味深长,它暗示着轮回,魔法师的经历可以是环形时间上的任何一个点,既是终点也是起点。

《另一次死亡》是对分岔的或倒退的时间的描写。堂佩德罗·达米安的一生有两条时间线:在一条时间线上,他是勇敢无畏的战士,于1904

年不满20岁时在马索列尔战役中壮烈牺牲;在另一条时间线上,他是胆小鬼,战场上被枪弹吓破了胆,被战友们看不起,复员后默默无闻地过了40年,于1946年病死在恩特雷里奥斯。有两种设想能够解释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由于达米安在战场上的不同选择而产生的时间分岔;二是因为怯懦行为而悔恨一生的达米安在临终前实现了时间倒流的愿望,回到战场改变了过去。

博尔赫斯在《永恒史》中说过:“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是个问题,一个可怕而又马虎不得的问题,也许还是抽象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永恒,一场游戏或一个令人生厌的希望。”^⑤所以,在小说中除了全方位地展示和观察各式各样的时间之外,他还在思考时间与永恒、时间与生命的关系,《永生》中马可·弗拉米尼奥·鲁福是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个军团执政官,偶然遇到一个从东方来的骑手。骑手疲惫不堪,浑身血迹,不久后死去。他在临终前提到,往西一直走,走到世界的尽头有一条能使人永生的河流和一座永生的城市,于是鲁福决定去寻找那座城市和河流。经过种种艰难困苦,他如愿以偿获得永生,但很快就后悔了,于是又花费千年时间走遍世界去寻找一条消除永生的河,直至1921年10月4日才无意间成功,获得解脱,再次成为可以死亡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鲁福在获得永生并与永生者一起生活之后,对永生有了几层理解:其一,永生是无足轻重的,会让生命变得毫无意义。“除了人类之外,一切生物都能永生,因为它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⑥,而“死亡(或它的隐喻)使人们变得聪明而忧伤”^⑦。也就是说,未知死焉知生,没有了死亡,生命也就失去了价值。其二,永生会带来重复和循环,从而产生虚无主义。有死的凡人的生活值得珍惜,因为“一切都有无法挽回、覆水难收的意味。与此相反,在永生者之间,每一个举动(以及每一个思想)都是在遥远的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举动和思想的回声,或者是将在未来屡屡重复的举动和思想的准确的预兆。……任何事情不可能只发生一

①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页。

②辛雅敏:《早期莎评对古典主义诗学的继承与超越》,《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③朱建国:《世界文学理论视域下“民族国家文学”观念的再省思》,《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④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口述》,黄志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77页。

⑤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永恒史》,刘京胜、屠孟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⑥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阿莱夫》,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⑦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阿莱夫》,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次,不可能令人惋惜地转瞬即逝。对于永生者来说,没有挽歌式的、庄严隆重的东西”^①。所以,一切都可以重来,错过一次还有下次,没有什么值得珍惜,也没有了价值标准,一切都是虚无。其三,永生会使人失去个性和自我。永生造成价值虚无,永生者失去怜悯心和善恶标准,也就失去了行动的动力,既而失去个性,所以“谁都不成其为谁”;没有了个性,也就没有了区分,所以“一个永生的人能成为所有的人”。难怪主人公慨叹:“我是神,是英雄,是哲学家,是魔鬼,是世界,换一种简单明了的说法,我什么都不是。”^②正是由于这些对永生的认识,使他走遍全世界去寻找死亡的幸福。

博尔赫斯在小说中对各种时间可能性的实验性探索,突破了传统线性叙事,使得小说结构有了更多层次,更加虚实难辨、高深莫测,也带给读者更多惊喜。

三 幻想与梦的交融

唯心主义哲学观使博尔赫斯有一种“人生如梦”的思想,并将文学视为对梦的记录。他非常喜欢“庄周梦蝶”的故事,不仅将它收录于与朋友合编的《幻想文学选集》(*The Book of Fantasy*, 1940)中,而且在《探讨别集》《序言集以及序言之序言》等作品中都曾提及。博尔赫斯这样讲述它:“庄子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醒来后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曾经做梦变成一只蝴蝶的人,还是一只此刻梦想变成一个人的蝴蝶。”^③他去掉了原文中最后一句关于物化寓意的评论,并不是不赞成“齐物”思想,而是更乐于把它完全作为一个纯粹的故事来表达,让读者自行解读其中的深刻思想,而且他更多关注其中蕴含的本体论疑问,即“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庄周与蝴蝶,孰真孰幻?他非常喜欢这种美妙的不确定性,认为这正是他所追求的美学体认。他相信对世界的一切认知都来自感知,哪怕是对梦中世界的感

知也是真实的,所以“庄周梦蝶”中,真实世界和虚幻世界交融在一起,呈现出强烈的模糊性,使读者疑惑不定,无所适从,这恰恰是幻想文学应有的美学效果。所以,在他的幻想小说中,梦是进入幻想世界的入口,具有极强的功能性。

作为介乎苏醒和沉睡之间的一种情境,梦在真实与虚幻之间维系一种平衡。博尔赫斯认为,创作的状态和梦没什么不同:“(梦)不一定非得在睡觉的时候,在你构思出一首诗时,睡与醒没有多大的区别,不对吗?因此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如果你在思考,如果你在创造,或者如果你在做梦,那么梦大概就与幻想或睡眠相一致了。没什么不同。”^④他多次提出过类似“文学是梦”^⑤的论述,并认为“一个作家就是一个不断做梦的人”^⑥。对其而言,梦是一种最古老的文学创作和美学活动,一种最自由的创造过程,拥有永不枯竭的创意和可能性,是艺术家进行心灵创作的乐园,声称“对于理念和逻辑思维,意义的多样化可能违反常情;对于梦,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梦有它独特的、秘密的代数学,在它暧昧的领域里,一样东西也可能是多样的”^⑦。可见,他充分意识到梦的运用可以赋予小说广阔的空间和强大的表现力,因为梦可以超越世俗的日常规范,超越因果关系和逻辑规律,具有无限维度。

梦还可以使人逃离现实困境,这也是文学的功能之一。博尔赫斯曾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伤害和侮辱人的时代,要想逃避它,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做梦。”^⑧《南方》中胡安·达尔曼不小心碰到窗子刮破了头,得了败血症,做了手术,住进疗养院,几乎不能动弹,身体任人摆布,感到生不如死。但好像忽然间,他就痊愈出院了,坐上一趟开往南方的列车,想要回到庄园去休养。列车在一个不知名的车站停下了,他下了车,走进一家杂货铺,准备吃晚餐,结果莫名其妙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挑衅,最后发展到要进行一场决斗。整个过程被描述得恍恍惚惚,一直到最后,小说中写到:

①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阿莱夫》,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8 页。

②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阿莱夫》,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6 页。

③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探讨别集》,王永年、黄锦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62—263 页。

④威利斯·巴恩斯通:《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西川译,作家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 页。

⑤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探讨别集》,王永年、黄锦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4 页。

⑥威利斯·巴恩斯通:《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西川译,作家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3 页。

⑦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探讨别集》,王永年、黄锦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8 页。

⑧崔道怡,朱伟,王青风,等:《“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下册),工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40 页。

“如果说达尔曼没有希望,他至少也没有恐惧。他跨过门槛时心想,在疗养院的第一晚,当他们把注射针头扎进他胳膊时,如果他能在旷野上持刀拼杀,死于械斗,对他倒是解脱,是幸福,是欢乐。他还想,如果当时他能选择或向往他死的方式,这样的死亡正是他要选择或向往的。”^①敏锐的读者才意识到,这趟南方之行不过是达尔曼在病榻上的一场大梦。南方是他的心灵栖息之所,是他的梦想与希望所在地,是他想要回归的家园,所以被困在病床上的他才会梦中坐上前往南方的列车;而拿起匕首,像一个硬汉一样在决斗中死去,则是被禁锢在病弱的身体中的人最浪漫的梦想。

梦境改变现实,也是博尔赫斯幻想小说常用的手法之一。他多次提及“柯勒律治之花”,即柯勒律治曾经写过的一个小短文:“如果一个人在睡梦中穿越天堂,别人给了他一朵花作为他到过那里的证明,而他醒来时发现那花在他手中……那么,会怎么样呢?”^②博尔赫斯认为这个想象“十分完美”,常常把它应用到自己的小说中。《一个厌倦的人的乌托邦》虽然全篇没有提到梦字,但通过其中日常逻辑无法解释和描述的不可思议的事件,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梦。1897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美文学教授和幻想故事作家欧多罗·阿塞韦多遇到了一个生活在几千年后的无名

之人,与之谈论了一些未来的情况,并收下后者的一幅画作,而这幅画作至今保存在他坐落于墨西哥街的办公室里。这种梦中事物对现实继续发生影响的情节模式在《双梦记》《等待》等作品中都出现过。当梦侵入现实时,现实世界变得暧昧混沌,荒诞感和神秘感油然而生。

结语

对博尔赫斯来说,小说的本质是演绎无限可能性的虚构艺术,以自己的逻辑来构筑、表意和理解,自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应该是诗意的世界,是充满瑰丽想象、贯穿自由理性的艺术空间。博尔赫斯多次强调自己的创作忠实于想象,他的小说富有哲思,充满灵动的观念和形而上的思索,时时出现对自我认知、对时间循环等问题的思考。他善用梦境作为连接现实与虚幻、理智与情感的桥梁,将其作为瞬间与永恒之间的通道,同时用大量详实的细节描写以及严谨的考据态度等叙事策略赋予作品亦真亦幻的氛围,构筑起一个现实和想象之外的新艺术空间,“以虚拟或幻想的方式来警示和启迪人们”^③。博尔赫斯的作品拓展和延伸了世界的维度,以具象表现抽象,展示出生存的无限可能性,是世界幻想小说之林当中屈指可数的佳作。

Reading Imagination in Borges's Fantasy Novels

MENG Xiao¹ & YANG Lihong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2.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Jorge Luis Borges's fantasy novels stand out in the world in light of their indistinguishable nature between virtuality and reality embodying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s. In his writing, he uses strategies such as rigorous research and authoritative endorsement, quasi-realist background, and documentary style to blur the boundary between fiction and reality, combines rich imagination with abstract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presents them in a highly functional form of fantasy, which not only makes an extraordinary effort to realize the fictional legitimacy of novels, but also contributes remarkably to the expansion of imagination in novel writing.

Key words: Jorge Luis Borges; fantasy novels; imagination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杜撰集》,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92页。

^②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探讨别集》,王永年、黄锦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③庞好农:《从隐身术到造人——科幻小说对科学伦理的警示》,《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